

# 理想青年

王翔 / 主编

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

蒋方舟、步非烟、七堇年、郑小驴、甘世佳  
等20位理想青年集体致敬青春

T H A  
I Z A L  
Y A U T H

# 理想 青年

王翔 / 主编

长江出版传媒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新出图证(鄂)字 0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理想青年 / 王翔主编. — 武汉:  
长江文艺出版社, 2013.3

ISBN 978-7-5354-6430-9

I. ①理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  
当代 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026181 号

图书监制: 王 平 吴 双  
责任编辑: 武春玲

策 划: 姜得祺  
封面设计: 壹诺设计

---

出版: 长江出版传媒 地址: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 
长江文艺出版社 邮编: 430070  
发行: 长江文艺出版社 (电话: 027-87679362 87679361 传真: 027-87679300)  
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(电话: 010-83670231)  
[http: //www.cjlap.com](http://www.cjlap.com)  
E-mail: [cjlap2004@hotmail.com](mailto:cjlap2004@hotmail.com)  
印刷: 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

---

开本: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16 印张: 14.5  
版次: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 
字数: 140 千字

---

定价: 28.00 元

---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 (举报电话: 87679308 87679310)  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)

## 目录

## CONTENTS

### 第一辑 无处安放梦想

- 002\_** 蒋方舟：我的F咖生活
- 006\_** 郑小驴：80后，我们的路
- 010\_** 莫小邪：我讲述的那些故事
- 013\_** 林静宜：时光吞噬你的理想了吗
- 017\_** 呢喃的火花：动心忍性
- 022\_** 安宁：盗版碟片里也有梦想扎根
- 028\_** 甘世佳：关于理想的课堂作文
- 032\_** 张佳玮：26岁了

### 第二辑 终将逝去的青春

- 036\_** 步非烟：梦想家，梦想？家  
——京城纪事
- 052\_** 颜歌：落尽繁华
- 059\_** 苏枕书：坍塌的年华
- 065\_** 刘文：沉睡的光阴
- 070\_** 周语：在昌平的孤独
- 076\_** 一路开花：寂寞的十七岁
- 082\_** 徐衍：好多年前的青春，好多年后还叫青春

### 第三辑 那些光阴的故事

**088\_** 七堇年：你的名字叫红

**099\_** 九月：光阴无刃，过处留伤

**104\_** 庞洁：那些浪子教我的事

——Li Lei and Han Meimei

**108\_** 穆肃：生于1980，长兄不易

**114\_** 戴日强：敛梦

**126\_** 李亚利：小城记忆

**144\_** 李晔：米乐的1986

**158\_** 多多：当我们爱上葵花

### 第四辑 呼啸而过的青春

**166\_** 长安遥遥：那些忧伤的年轻人

**177\_** 米米七月：我是一粒米

**182\_** 李亚利：时光倒影

**193\_** 王锐：贾如

**200\_** 小郭寡民：兄弟

**206\_** 白雪：时光中的寂静姿态

# 理想青年

01 THE  
IDEAL  
YOUTH

## 无处安放 的梦想

蒋方舟：我的F咖生活

安宁：盗版碟片里也有梦想扎根

郑小驴：80后，我们的路

甘世佳：关于理想的课堂作文

莫小邪：我讲述的那些故事

张佳玮：26岁了

林静宜：时光吞噬你的理想了吗

呢喃的火花：动心忍性

# 1 8

我的F咖生活\_

蒋方舟 / 文

我每次出门都是中午，太阳直射着干巴巴的光，照得我满脸都是惨白、滞重与狼狈。

我每次回来都是深夜，干冷的风填补所有不料的缝隙，我得迎着风高唱革命歌曲，才有继续前进的支撑。

我想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喜欢北京这座城市，非此即彼地滴水难渗，不提供任何人性的温暖的公道。

我出门总是为了参加各种号称非我不可，实则没我也行的活动。有时是录电视节目，有时是给某某知名人物当捧哏，有时只是坐在红布长桌后面漫长地微笑，在出其不意的时候被吆喝出来讲几句话。我最喜欢第三种，因为没有太多插科打诨、或扮老成或装活泼的压力。

我心中默念“一定要精神一定要兴奋一定要表现出众一定要成为全场亮点”，飞快地骑车出门，从学校东门到地铁站、从学校西门到公交站的那两条路是最熟悉的，这是两条车欲横流的路，很容易出车祸。

我发现了一条规律，只要是黑色的车，就从出厂的那一天起被安置了撞死

我的命令指示，我的自行车技甚至比车德还烂，在车流中慌张地跌撞，手背虎口胫骨脚踝上全是新新老老的擦伤。

公共交通不通的地方，我就靠走路。我妈妈总是让我打车，但是我舍不得钱。

唯一一次打车，是因为活动结束的时候已经是半夜十二点，我走到凌晨两点发觉自己还是保持着迷路的状态，于是就打车回了学校。其余时候，我永远铁骑铮铮地步行，我的高跟鞋奇高，高到膝盖都伸不直，我步行半个小时以上，就觉得自己化身海的女儿，想起了安徒生的形容“你的每一个步子将会使你觉得好像是在尖刀上行走，好像你的血在向外流”。

活动结束后总是夜里，参加多了，有了经验，知道绝对不能期待晚饭。原路返回，浓妆的脸散戏后总有些凄惨见不得人，地铁黑沉沉的窗门映出我的脸，我仿佛面对着一张了无生气的能剧面具。

在公车上，我看着逝去的风景，发现“我来过这里录过节目”“这里我也来过”“我就是在这里见到著名的XXX”的，我仿佛看到一个个小小的自己，穿着奇高的鞋子走进一个个院子一栋栋高楼，靠这些匆忙孤单的背影，才勉强拼凑出我微薄的自尊。

有一次，我和我的同学说起我遇到的委屈种种，他边听边点头，说：“是啊是啊，F咖一般都是这样的。”这是台湾综艺节目里面的专有名字，A咖是明星，B咖是二线艺人……依次类推。

每次活动完，我照例要给我妈妈打电话，汇报我有没有“很兴奋很精神很表现出众很成为全场亮点”。她到现在还用不熟手机，经常把“接听”键误按成“挂断”键，把我硬生生暂时无法接通掉；她有时误碰到“接听”键自己不知道，我只能听到口袋摩擦的声音，我像个溺水者一样大声对着话筒喊：“有人吗？有人吗？”有时讲个开头，她就忘了自己在讲电话，去忙别的事情了，我听了一阵她在电话那头的热闹忙乱，自己默默把电话挂断，发一会儿呆。

我渐渐习惯了一个动作，就是用手掌将脸从下往上推起，再从上往下拽拉，然后不断反复。这个动作是我观察老人做保健操时学会的，学名叫作“干洗脸”，我叫它“老人搓”。我猜测，老人爱做这个动作，是因为他们的泪腺

太过发达，现代人需要减压，老人需要减泪，搓脸能把眼泪止住。

我的泪水就像老年人一样来得又急又怪，还不自知，只有用这种方法，把所有无奈、沮丧、失望都拦腰截断。

除了我妈妈，我没有其他交谈的对象，这也不是故意扮清高，虽然也有这种嫌疑，但更多的是历史原因，自从我开始写作，就无法与人轻松自如地交谈了，一方面是因为我的话题和用语过于书面，我的笑话和噱头也职业化到一点真诚也没有。另一方面，是因为我对种种需要经营才能维持的关系，怀疑又看不起。离合无因，赢得一回僦僦一回亲。总结成一个词语，就是“浪费时间”。

过去的这一年，我更是整日整月地不与人交谈，能说的话在F咖的舞台上已经说完了。大多数时候，我只是维持一个空洞神秘的微笑。且低眉，怕与众生目光对上。

有句我很喜欢的话叫作“小影心中葬”，粉红色怦跳的心脏仿佛是隆起的小坟。每次风雨夜归，都让我给心中的小坟添了一铲灰土，又把什么鲜艳而坚固的东西埋了葬，化了灰。我如今觉得坟头疯狂生长着，把我板结成一整块黑色大陆，我是地主，拥有一块荒芜的无人疆域。

和我交流最多的是街上的小贩，卖煎饼果子的，卖烤红薯的，卖糖炒栗子的。我想吃，怕长胖，又怕花钱，但还是想吃。老远就深情远眺着，发送着馋嘴的雷达，以最短的直线距离走到摊贩面前，脚步放慢成每秒4000帧，但是也不掏钱买，只是侧脸挣扎地看着他们翻炒出各种食物香气。小贩们对我总是很尊敬也很亲切，问我要不要吃东西，我认真回应他们的问句，似乎在做无望的努力，想通过一条缝隙钻入小小的温暖的食物的人间，在那里定居下来，哪怕只住一个小时也行。

我的柔软与隐忍，我的丰盈与凄迷，我放射的无人知晓却弥散凝结的千肠百转，在很大很大的“无明”“我执”里，我属于“我”的真诚隐秘的那一部分，在很大很大的全天下里，只有街头卖快食的人接受得到。

前天，我去参加一个活动，已经到了目的地却发现没有人，接到电话说我的任务取消。我爱面子，假装自己还没出发，说“好险好险，幸亏我还没

动身。”

很冷的半夜，我还走在没有尽头的归途上，一个煎饼果子的推车感应到了我的饥饿，招呼我买个饼，我面无表情地走过，走过了十米才忍不住依依回头张望着，再扭回头，就猝不及防地掉下许多眼泪来，一块黑色大陆也有了裂痕，我有了不能称之为斗志的斗志。

我心想：Fool me once，男盗女娼。

# 2 8

80后，我们的路\_

郑小驴 / 文

我记得2004年的冬天，小县城下过为数不多还能记忆犹存的一场大雪。这也是后来我为什么那么长时间一直怀念这个小县城的缘故。

那年冬天，我正读高三，18岁，正处于对一切充满否定与蔑视的年纪，也是自我怀疑与混乱挣扎的年纪。那年冬天，大街小巷里全都在播放着一首歌——刀郎的“2002年的第一场雪”。不可否认，最初听刀郎时，很新鲜，质朴，充满了西部沧桑的原始力量。当这首歌被永无休止在大街小巷反复轰炸时，再健康的胃口恐怕也被搞坏了。

那年我发现的秘密就是，这个世界一旦确立模范、榜样、典型，第一时间便会迅速传播和复制，就像我们的劳动、英雄模范，一场接一场地做报告，一直做到底下和台上的都感到反胃为止。

后来我又发现，这样的典型或模范，总是逃不过时间的考验，在我们还未来得及回味与总结的时候，他们就悄然消失了——而新的马上又会冒出来，大家继而跟风，就像我所在的2004年的小县城的街巷，谁都可以随口哼出几声刀郎的歌来，感觉自己就像刀郎一样。

一旦某种东西流行起来，传播的速度与力度，均超乎人的想象。事实上，当大街小巷男女老幼都为被“同化”而引以为豪，视为同类时，这和可怕的传染病相比，又有何区分呢？

2004年的冬天，在小县城为数不多的几家音像店里，我试图寻找一种与流行口味相异的声音，老板给我推荐了韩红加刀郎，周杰伦加谢霆锋，我却意外地邂逅了崔健与许巍。没有任何人的引导，仅仅是因为封面的不同，是那顶绣着五星红旗的白鸭舌帽子和迷惑的眼神。当那苍老悲怆浑身散发着革命理想主义光环的声音在耳际回响时，我被震撼住了。

崔健与许巍的歌，伴随我走过漫长而短暂的青春岁月。让我感受到作为一个异端，能享受到的独特的美感。我将这种无法与身边人分享的孤独看成是特立独行带来的恩赐。这种体验无形中影响着我后来的写作。

2006年夏天，对我来说，因为家庭的一系列遭遇，这个夏天显得格外沮丧。那时我就是这么想的，除了加入每年断四万根手指的青年劳工队伍中，我还能干什么？我的未来在哪里？

大学的第一个暑假，我来到长沙，在炎热的夏天体验到了劳动人民每天体验到的生活。这部分体验，使我后来对那些凭空虚构热情讴歌劳动人民生活的充满了鄙夷。坦率讲，我是多么厌恶这种生活，这简直让人没了奔头与梦想。站在令人晕厥的阳光下，内心空空如也。

我不知道这代人的去处在哪。诚然，我既干不了劳动人民的活，也没郭敬明他们的小资生活，就连45°角仰望天空的姿态，在我看来也是那么的艰辛与疲惫。这个世界从小给了我真实的一面，使我性格显得过于早熟。既然真实的世界是失重的，为何还要那么多的飞翔动作呢？自恋、无病呻吟、都市伪文艺、颓废等等，在劳动人民看来，都是吃饱了没事干撑的。至少，我父亲一定是这么认为的。

2006年夏天，我大一刚结束，当我认为自己即将一事无成时，捉笔开始了第一篇小说的创作。没有任何的动机，纯粹是出于对苦闷内心的一种自我的倾诉，本能的驱使。尽管我写的是与自己无关的虚构的往事。当内心的乌云逐渐散淡，文字的力量此刻也就突显出来。有一段时间，我以为自己天生就是干这

行的，信心满满。

迄今为止，我还只以父亲为原型写过一个小说。那是他能看得懂的小说，因为写的就是他的生活。我后来的写作父亲说看不懂了，“写的啥呢，这个世界不是这样的。”老实说，我对他的话有些不以为然。但是也提醒了我，他的生活如此沉重，轻描淡写，胡乱虚构，是对劳动人民的一种不尊重。自此，我再也没写过父亲，我没法写，我的笔端还无法承受其生命之重，尽管我很尊重他们，从他们每个人身上，都能看到“活着”的缩影。由此看来，我对那些粗制滥造的现实主义底层关怀如此失望，乃至愤怒，是有根据的。

很多人借着文学这道门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，坐在空调房间里想象着夏天的炎热。我知道，我父亲的大半辈子都是顶着烈日高强度劳动中度过的。为了尊重父亲，和如父亲一样的劳动人民，我放弃了轻率描写他们的打算。

我坚信一窝蜂式地写某些流行的题材，是有投机取巧之嫌的。作家应该有自己的独立思考精神，别具一格的辨别能力，特立独行的本质。在文字普遍雷同的现状面前，我们太需要多几根反骨，多几个独行侠了。

目前的文学到底怎么了，是不是真的走到一条死胡同了。这样的质疑从未间断过，伴随人类走过好几百年了。实话说，作为一个悲观主义者，我也相信文学可能会有转变的一天。但是绝对不会灭亡。新的时代可能会诞生新的文学，新的媒介载体，新的传播方式，作为人类内心共同的倾诉需求，语言与文字绝对不会消亡。

关注文学未来千百年的走向，这对80后的年轻人来说，显得过于遥远，甚至杞人忧天了。做编辑之后，我想得最多的是，我们这代人会出现什么样的作家，什么样的文学。

显然，青春文学作为开路先锋，伴随着巨大的争议声中已经到了日暮西山的时候了。如果一个成熟的青年作家，三十而立还在关注着青春校园爱情迷恋等，那他作为一个作家，肯定是个伪命题。同样，优秀的批评家也不应该将视野停留在几年或十年前的“新概念”“萌芽”等身上。

新人持续不断地冒出来，这是一股不可阻挡的力量，他们严肃的写作姿态与自觉的文学素养修炼，正在汇集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，势必在未来几年筑

成80后最具实力和思想的作家群。作为文学编辑，我时刻关注身边年轻人的写作，并为他们的进步和所取得的成绩感到高兴。

在未来的5-10年里，这批年轻人会迎来第一轮写作的黄金时期，达到人生的第一个创作高峰。韩寒作为自由知识分子和杂文家的身份，已经得到了社会的高度认可，但是小说方面还尚缺与其同样高度的人选，他们又会是谁呢？

中国最新的30年里，80后作为参与者与见证者，目睹着这个国家一系列的变故。童年记忆里恐怖的计划生育，少年时代我们又目睹了教育体制的改革，父母的下岗，而青年时代，我们正迎着房价物价的飙升，一毕业就失业的尴尬处境，走在了时代的最前端。

在“伪市场经济”和局域网式的互联网泡大的孩子们，在时代的缝隙中，正冲锋陷阵着，文学作为一种理想，成了纯粹乌托邦式的抒情，对这代人来说，已经失去了像前几代人那样靠文学改变命运的可能性。

如果80后里还有纯文学和理想主义精神，这一定是出于最纯粹的喜爱，也仅仅是喜爱。未来80后这代人里的新文学，很大部分必将在对过去这二三十年的反思中产生。崔健的歌很好地诠释了这代人的困惑，“不是我不明白，是世界变化快”。

不可否认，最初很多人，是戴有色眼镜看待80后这代人的写作。这使得许多依然从事严肃写作的年轻人最大的心愿，莫过于让这些人摘掉他们的有色眼镜。并不是想证明些什么，一切都还太早，80后散兵游勇的写作生态，还远未形成70后这代作家那么蔚为壮观、整齐的面貌，正处于谁也代表不了谁的时期。

可我想说的是，就在这些散兵游勇、虾兵蟹将中，这代人文学未来的中坚力量，必然会在此产生。这是每代人的必经之路，而我们还在路上。

# 3 8

我讲述的那些故事\_

莫小邪 / 文

我从小就特胆小，见到老师就躲，见到同学就低头。我小时候唯一最牛×的是画画，基本上学校搞艺术节，我的画不是第一就是第二。我缺点很多，也会觉得自己在某个领域比别人强而目中无人。我父亲年轻的时候也是画过版画的，我母亲是体育健将。我遗传了他们两人一些文体育细胞。可悲的是日后，我没有继续画画，也没有为国争光，拿十几块金牌。

我学过弹吉他，但老师说我手指短，不适合弹琴。为此，我只上了三次课。钢琴在许多心目中是多么高雅的玩意，我也学了两次就告终。我从小最讨厌数学，初中时代经常被父母逼迫去一个退休的数学老师家补课。连续去了一个多月，我应付，我压抑，我在老师家想上厕所都不敢去。所以，我承认自己那些年胆小的，自卑的，可怜的人。初三，我母亲让我和表姐去补习英语，我坚持了半个月，然后就开始逃课。有一天下午，我和几个所谓的“坏孩子”去公园划船。我直到现在还记得有个叫陈广云的男生，因为他，第一个向我提出交朋友的异性。为此，我们班上的体育委员还与他大打出手。虽然体育委员自己不承认为了我打架，我还是被班主任给叫到办公室。后面一节课，没有上。

很快第二天，老师叫了我的母亲。让我先回去上课，她们在办公室密谈。大概有一节课时间，我内心用一个很港台的词儿叫抓狂。

我们都升入初中，第一年我们都觉得自己是大人了，有时会瞧不起小学生。秦的变化很大，就是早熟，发育得很好，又和我在一个体育小组。有一次，比我们大一届的女孩，下楼找她，不知道为什么打架了，我们并肩作战，打了一场相当漂亮的架。事后，我和她名声大振，至少在一个几千人的学校，有相当规模的粉丝。而我和她是不同的，她是女性化的，我是中性化的，剪很短的头发，也不穿裙子。

一次下雨，体育委员的母亲接他，他跑过来给我一把伞。我那时真是弱者，根本不解风情。我并没打伞走，而是把伞给了秦。事就出在这里，第二天，我一到教师，就觉得体育委员怪怪的。原来误会了，他觉得我伤害了他吧。据说我没来的时候，他还找秦理论了半天。

而之前说的陈姓男生有一次他带了几个朋友一起到学校看我，其实他们后来在社会上混得都不错。那次，我很紧张，班主任在教室里，他们在走廊里乱叫我的名字。全班同学都用很奇怪的目光看我。班主任实在讲不下去了，开门……等她再回来，又把我叫出去说有人找我，我出去一看到姓陈的男生和那帮混混，莫名气愤。我觉得他们让我在同学面前很丢脸。我记得我用一包烟砸过去，让他们滚。姓陈的男生后来很少去我们学校。再后来，我听说他去西藏当兵了。

再后来，发生的事很荒诞。体育委员和秦好上了。我亲眼见他们一人骑一辆车还手拉手，一副热恋的样子。我不是吃醋，如果吃，我吃他们谁的呢？我有阵子特别讨厌人群，讨厌学校，讨厌见到他们。大概我孤独地一个人过了一年，我因为父亲工作变动而转校，离开了让我失去青少年朝气蓬勃的学校。

等待我的不是乐园，而是另一所高中。私立贵族学校。其实就是中国第一代民办学校。别以为条件设施很OK，就是学费贵而已。我在那所学校学的知识，不如我看几个月书。我有时每周回家一次，有时每月回家一次。我很奇怪父母为什么这么相信这所贵族学校，它差点谋杀了我的艺术天赋。同学们两极分化，要么堕落，要么神秘。我经常不上课，躲在宿舍里看书，既然跑不出

去，我可以看书吧。

而现在，我比以往真实，很少写自己的过去。简单地回忆了几件青少年时期的重大事件。我除了养成一身文艺细胞之外，我很有挫败感。我不够自信，也不够坚强。似乎那十年不愉快，在我的世界里到处都是黑暗。我希望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，又觉得别人都会害自己。那只不过学校而已。

我寻找自己失败的根源。或者是因为把自己放在边缘的位置，我为什么不能和所谓的优等生团结，即使他们在当初就懂得讨老师喜欢，他们有孩子一般的虚伪。如果我真的愤青，也是那几年憋屈成的。如果我愤得不够，说明我还是胆小。

要保护自己，肯定会妥协，肯定会周旋，肯定会变圆滑。环境造就各种人。所以说，坏人有时不知道自己很坏，好人有时还觉得自己很好。所以说，我天生胆小，在任何环境下，都没选择适应环境，而是遮住耳朵，以为这样，就能保护自己。当有一天，我发觉内心积蓄了太多太多，敢于奋不顾身时，觉得把十几年的胆小都抹去了，我才明白有一种痛，不是处女第一夜的痛，而是每个人内心的痛，并非什么感情，而是一种冷暖自知的痛。

我很真诚地写下这些字，我想召唤一些能量。有人说过理想主义是不断失败的。我分不清自己是不是理想主义。我觉得我对自己要求不严格，我承受的痛还不够深刻，还不够值得别人同情，也不够写出什么书被人称之为偶像。每个人都有内心的痛苦，自己痛过，就让别人少一点痛。

我无宗教信仰，我不是好人，我只想做个善良的人，善良到坐在那里不会说话，别人以为你傲慢的善良人。我多想拥有一种透明的关系。事实上，我是理想主义。理想和现实的遥远让我痛苦死了，到底该不该用一生去赌，这一赌，似乎老了十岁。没有什么抱怨，也没什么后悔，走到这一步，我们力求完美。帮助别人是快乐的，即使农夫与蛇的故事是残忍的。做一个好姑娘，做一个好人。